

15-31 札

國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0
3

法 3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國語卷第十五

晉語 昭公

韋氏解庫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士叔魚為焚理叔魚羊舌鮒焚佐也景伯如楚故邢侯與雍子爭田

二子皆晉大夫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鄆爭鄆田之疆界也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故納其女及

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斷決也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女

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鬻獄鬻賣雍子賈之

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冠夫以回鬻鬻國之中回邪也與絕親以賈直與非

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劫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死

在朝故尸於市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狄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

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

將求利於我利爵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

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且夫狄之憾者以城來

盈願憾恨晉豈其無豈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取進

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賈而也安謂不令軍吏呼城倂將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中行

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苑支鼓子為襄也穆子既克鼓以為鞮歸既獻而反之其後令鼓人各復

國語 卷十五

010190612665

其所非僚勿從僚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釐將妻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

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利也穆子召

之曰鼓有君矣君謂也爾心君吾定而祿爵而女也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

質於晉之鼓也質質也士贊以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篋死古之法也言

質於君書名於質於君書名於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也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

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謂叛君叛君有罪故煩司寇舊法無也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

而有是臣也吾當修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既獻也言於公言釐之賢於公公傾與鼓子田於河陰河

使若而田也晉河南之田也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也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也獻子曰不為具

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武為魯之曾孫微公之子獻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

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也人之有學也猶木

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娶於范氏董叔晉大夫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言富必驕驕必也曰欲為繫繫援焉

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范范祁名也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

何請焉紛懸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也叔

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盍也待交梓可也此言欲勇也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魏子晉正卿魏戊之

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即舒也昭謂大宗訟者之大宗也為訟者絀賂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寬女齊

傳曰魏戊使三子諫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賄不貪財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殃猶也二人朝而不退

獻子將食問誰於庭曰閻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佐猶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

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

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之心屬廢食而已是以三歎屬適也廢食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也獻

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善三子善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多功也周禮言戰功曰多魯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

簡子奔晉陽晉人圍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替為名

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也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者其股肱以

從司馬司馬掌兵也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無二心端委端也鞞鞞也

亡趨而出乃釋之蔽膝也帶大帶也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關為凶事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為治也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郭乎繭絲賦稅保郭蔽捍也小城曰

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保郭所謂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墮壞也壘晉軍士古射壘趙氏所作壘壁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

見寅與吉射也壘培也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也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怒不墮也曰必殺

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不可肯也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怨讎以辱我郵無正進郵無正晉大夫曰昔

先主文子少豐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豐猶離也難謂莊姬之讎趙氏見計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女淫於趙嬰娶之二兄趙

為正卿正卿上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

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修之於身以能復其先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

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諉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擇言以教

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

兄同宗之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前上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

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是以前師保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若

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

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責見軍賞也言見戒懼則有備是為免難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

如之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破略血鼓音不表鐵衛地破了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叛齊鄭與之魯哀二年齊人輸范

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御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也九上九下車以殺簡子今日之事莫我加

衛莊公將禱禱謂將戰時請福也曰曾孫蒯瞶以諄趙鞅之故諄佐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昭明也

骨文王康叔之父烈祖康叔烈顯文祖襄公文言有文德也襄公蒯瞶之祖父靈公之考昭考靈公昭明也靈公蒯瞶之父夷請無筋無

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後名春秋書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反國故改為志父寄寄請也

趙簡子田于嬖嬖晉君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時為簡子史黯犬田犬門君圍門簡子見之曰何

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茲此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

從君從法臣主將適嬖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固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生之

少室周為趙簡子之右少室周簡子之臣右戎右聞牛談有力牛談簡子臣也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

焉致右於談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宰家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實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臣其惡賞善其美薦可而替否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難死其難也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敗事在魯定公哀公時君出在外以朝歌叛魯哀公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復使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自立於外有辭土於他國也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為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類龜鼈魚鼈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龍龜石首成龜之類唯人不能哀夫實讎侍實讎晉大夫也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也人賢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登高也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令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論三子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主在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亦是人之化也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郵穆子晉大夫新稚狗也伐狄在春秋後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秋二邑遽人來告遽傳也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也而主之色不怡何也怡悅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壹也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福祿為辭樂也雍不為幸能辭樂則不為幸吾是以懼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瑤宣子之子智果曰不如宵也智果晉大夫智氏之族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不從也對曰宵之恨在面瑤之恨在心恨敗國面恨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不仁也美鬻長大則賢鬻賢也射御足力則賢藝畢給則賢也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太史掌氏姓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輔果知人智襄子為室美襄子智伯瑤也士出夕焉臣夕夕往也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峻不安故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上茂盛冬夏有陰故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兩言不也兩與室成三年而智氏亡三年智伯與韓魏伐趙葉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智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智襄子魏桓子藍臺地名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曾孫莊子之子虎段規魏桓子之相智伯國聞之諫智伯晉大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

國語 卷之五 智伯國聞之諫

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言所開與此異夫卻氏有車轅之難卻氏與長魚矯爭口執而枯之與其父母妻

年趙有孟姬之讒趙趙同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莊姬適於趙則安嬰樂有叔祁之愬樂樂盈

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夫人也豈在明明者不見未周書有之

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亦不在小禍難或起於小怨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今主一宴而

耻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物事

蟻蜂萬蠱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藍臺後段規反首

難而殺智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作遂滅智氏

晉陽之圍智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智瑤伐鄭趙襄子怨之智瑤驕張談曰先主為

重器也為國家之難也張談趙襄子之言孟談孟姑無愛寶於諸侯乎欲令行賂襄子曰

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地襄子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夷乎也疾病也言已

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養長也吾不

與皆斃死皆俱也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晉襄子曰民

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晉

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前也讀若醮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

先主簡子也謂無以尹鐸為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灌

沈窳產毒民無叛意沈窳懸釜而炊也產毒

卷第十六

鄭語

桓公為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周眾西周之民

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

戎狄必昌不可備也昌盛也當成周者成周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荆蠻羊

鮮虞姬姓在狄者也洛洛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虞虞仲之

宋滕薛邾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

之人也王支子母弟甥舅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荆非親則頑不可入也頑謂支子甥舅也

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謂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為大是是四水也虢東虢也虢仲之後

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怒與賄焉不敢不許賄財也周亂而弊是驕

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眾奉直辭若克

二邑二邑鄆弊補舟依縣歷華君之土也言克虢鄆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

也國主芟騶而食溱洧芟騶山名主為之神主孔子曰夫類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其後卒如

史伯之言

成周

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當成周之南申鄭之間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糾

禍又不克濮蠻邑遂氏楚大夫先熊霜之世叔熊逃難奔濮而從蠻俗熊是天啓之心也啓開也天開

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季糾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

夫黎爲高辛氏火正高辛帝嚳黎顛頊之後也顛頊生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

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淳大

其子孫未嘗不章章顯虞夏商周是也是成天地之功者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

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棄后稷也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稻粱其後皆爲王公

侯伯禹身王稷棄在子孫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柔潤也嘉善也

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八姓已董彭充姪佐制物於前代者佐助也物事也昆吾爲

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大彭豕韋爲商伯矣陸終

董姓駸夷豢龍則夏滅之矣董姓已姓之別受氏爲國者也有鬲叔安之鬲子曰董父以愛

禘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彭祖大彭

禘姓曹姓之別或云夏少康滅之非也禘之興者其在莘姓乎莘姓葛越不足命也

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無令聞必不興矣對姓無後

曹姓鄒魯陸終第五子曰安皆爲采衛皆古曹也采采服去王城二千里

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言翫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舜虞官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

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爲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於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

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更以君道且可長用也長用久公曰

周其弊乎弊敗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殆近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周書言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王幽王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惡角犀豐盈

紂欲令之紂欲令之士天必從之

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言翫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舜虞官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

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爲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於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

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更以君道且可長用也長用久公曰

周其弊乎弊敗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殆近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周書言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王幽王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惡角犀豐盈

紂欲令之紂欲令之士天必從之

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言翫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舜虞官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

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爲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於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

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更以君道且可長用也長用久公曰

周其弊乎弊敗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殆近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周書言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王幽王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惡角犀豐盈

紂欲令之紂欲令之士天必從之

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言翫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舜虞官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

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爲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於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

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更以君道且可長用也長用久公曰

周其弊乎弊敗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殆近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周書言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王幽王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惡角犀豐盈

紂欲令之紂欲令之士天必從之

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言翫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舜虞官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

秦世

世世

知同

五

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頑童有伏犀豐盈謂頑童皆賢明之相頑童童昏固陋也謂皆昧暗窮陋不識德義去和而取同和謂可不相濟同謂同欲君子而不同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陰陽和而萬物生同氣以他平他謂之和謂陰陽相生和氣味相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

國家和而民附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

以成百物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烹之屬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剛強也和六律以聰耳聰和

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七竅也謂目為心視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平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八體以應八卦謂軋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合十數以訓百

手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位以訓導百官之體出千品具

萬方百官官有微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計筭也材裁也賈虞說皆以萬萬為億鄭後司

兆民九畝九州之極數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忠信為周訓教也言以忠信一教道守之其民和樂如一室夫如是

和之至也至極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同則不繼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助來方之所無則不貢擇臣取諫工而

講以多物務和同也工官也講猶校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食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味一無果五味

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剽同和也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石父號君之名

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巧從巧於媚從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聘后

內妾妾如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

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妖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士而妖試之臣用之於側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

王之時有童謡宣王幽王之父曰靡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靡孤子也箕木名服天房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

是器者鬻賣王使執而戮之戮之於路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內

以奔褒此人實孤服者收取也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為乎也為治訓語有之周書曰夏之衰也褒人之

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褒人褒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二先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

之莫吉也止留卜請其瘞而藏之吉瘞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而策告之布幣也幣玉帛也陳其

龍而請龍而請龍止而瘞在櫝而藏之櫝櫃也傳郊之傳祭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

觀之未末年流瘞流于庭不可除也言流於庭前王使婦人不悻而謀之悻正幅曰

文龜以入于王府龜或為蛇坑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盡也遭遇也毀齒曰亂未盡既筭

而孕孕任身也女當宣王時而生厲王在位共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在位十四年而威不夫而育也育生故懼而

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逃也褒人褒姒

有獄而以為入於王褒姒王遂置之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伯服以邪辟

殺也殺也滋速精熟為膏腊申繒西戎方彊申姜姓幽王前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如姓王室方騷騷擾

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將申人弗界必伐之界予若伐

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無道無以共守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修德於三國三國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

記史

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在晉乎距險而隣

號公從矣言石父亦從王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王王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武王之子應韓不在三君云不在時已亡也昭謂若已亡無宜說也近於小謂距守之地險也小國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已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後公曰姜晉閔元年晉滅魏僖五年滅虞虢也言厥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秦仲嬴姓附庸

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莊齊太公後十二世莊公購僖公莊公之子祿父小伯小主諸侯盟會楚筮冒於是乎始啓濮筮冒楚齊莊僖於是乎小伯孫若故之子熊率濮南楚筮冒於是乎始啓濮筮之國叔熊避難處也楚語上

卷第十七

韋氏解

史記... 丹朱... 湯有太甲... 茲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 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平使傅之問於申叔時... 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 顯德以耀明其志... 而鎮其浮... 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 焉... 而不悛... 身勤之... 舍以導之忠... 級以道守之禮... 明恭儉以道守之孝... 明敬戒以道守之事... 明慈愛以

莊王使士亶傅太子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賴時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朱堯子舜有商均均舜子啓有五觀啓禹子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也湯有太甲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文王有管蔡管蔡文王之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茲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實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平使傅之問於申叔時申叔時楚賢大夫申公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從算將也抑也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條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教之令使訪物官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族類謂若序序九族比義義之與此也若是不從動而不悛悛改則文詠物以行之文辭也諷也謂以文辭風託事物以動行也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勤多訓典刑以納之刑法務慎博篤以固之篤固也攝而不徹徹通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施已所欲原心明久長以道守之信有信然後明度量以導之義義宜也言明等級以道守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道守之孝恭儉所明敬戒以道守之事敬戒於事明慈愛以

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昭明也明利也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也明精意以導之罰明盡精意也

明正德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於所愛明齊肅以耀之臨齊肅也肅敬也耀也若日足而不濟不可為也

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羽翼之宣編制也

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

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與猶成也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太子也退謙退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否

則赦赦懼也不自退則常憂懼

恭王有疾恭王太子審也疾在魯襄十三年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

之罪也覆敗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破保首領免刑誅也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

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諡子囊恭王弟也

大夫曰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為其稱不從其過行

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教也寵榮也及諸夏謂主盟

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先其善事則請為恭大

夫從之

屈到啗芟屈到楚卿屈芟芟之子子芟芟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宗老謂宗人也曰祭我必以芟及祥

也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老曰夫子屬之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

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

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為善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大夫

有羊饋羊饋少也士有豚犬之奠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祀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

共之以多少為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眾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子也子牟有罪而亡亡奔也康王以為椒舉

遣之康王昭也椒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近也蔡聲子將如晉蔡聲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唐昭謂蔡時尚存聲子適使於晉楚耳在魯襄二十六年過之於鄭鄉饗之以辟至侑饗食也辟侑也曰子尚良食尚猶彊也二先子

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椒舉之父伍參聲子之父朝也傳曰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主盟辭也

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歸也椒

舉降三拜拜善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四馬曰乘受而還見令尹子木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

不若楚順說之辭言時趙武為晉正卿不及子木之忠然而有德其大夫則賢賢於楚大夫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

革焉楚實遺之杞梓良材也雖楚有材不能用於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

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子元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欲盡文夫也或譖王孫啓於

成王啓子元子也成王文王子也或譖啓與父同罪王弗是也是理也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晉楚

城濮在魯僖二十六年王孫啓豫於軍事謂先軫先軫晉帥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尹得臣也與王心違王

故唯東宮與西廣寔來東宮西廣楚軍營名諸侯之從者叛者半矣叛舍也若敖氏離

王怒少與之師

城濮在魯僖二
十六年
王孫啓豫於軍事
謂先軫先軫晉帥
曰是師也唯子玉
欲之與王心違
王怒少與之師

楚國諸侯莫不譽
其祭典有之曰國
君有牛享大夫有
羊饋士有豚犬之
奠庶人有魚炙之
薦庶人祀籩豆脯
醢則上下共之

矣若教氏子玉同族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

方弱方弱未申公子儀父為師儀父申公闕班之子大司馬闕克也王子燮為傅燮楚使師崇子孔帥師

以伐舒師崇楚大師潘崇也子孔燮及儀父施二師而分其室施罪於二師二師子師還至則以王

如盧戢黎師子潘崇之師二子懼故以王如盧盧楚邑也傳曰初闕克囚于秦秦有敵之敗盧戢黎殺

二子而復王戰黎盧大夫也或譖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大夫或譖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

寔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規猶有也東夏沈蔡也傳曰繞角之役晉將通矣析公曰楚師

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邲之役晉將遁矣邲鄆陵役在雍子與於軍事謂藥書曰

楚師可料也藥書晉正卿料數也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藥書以若易中下

楚必敗之中下中軍之下也飲猶食也易易樂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傳曰藥書若合而由吾中也西

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晉上下軍必敗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華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

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為御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南

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及卒於襄老界與也巫臣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子反司馬公子側也襄老

遂奔晉晉人用之寔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子反殺巫臣之疾巫臣在

於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執政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

南望緬猶望也曰庶幾赦吾罪又不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

亦必有豐敗也哉豐猶子木愀然愀愁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

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春秋相事以還軫

於諸侯軫車後橫木言四時相聘問之事迴車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

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

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其家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椒舉對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安民以為樂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致遠以為

明能致遠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彫鏤謂丹楹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踴庶為

樂金鐘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箏簫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察審也清

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高不過望國氛氣侵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木不妨

守備不妨城郭用不煩官府材用不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

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歸子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臣守夏姬使歸記以求襄老之尸恭王

齊至鄭遂以齊至鄭遂以遂奔晉晉人用之寔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子反殺巫臣之疾巫臣在

於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執政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

南望緬猶望也曰庶幾赦吾罪又不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

亦必有豐敗也哉豐猶子木愀然愀愁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

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春秋相事以還軫

於諸侯軫車後橫木言四時相聘問之事迴車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

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

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其家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椒舉對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安民以為樂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致遠以為

明能致遠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彫鏤謂丹楹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踴庶為

樂金鐘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箏簫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察審也清

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高不過望國氛氣侵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木不妨

言二國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相相道也華元宋卿華卿之子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

頓子頓子魯侯其大夫侍之其君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

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

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請於魯侯啓彊楚卿遠魯侯昭

之以蜀之役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公即位受盟於晉

使富都那豎棼負焉富富於容貌都那也那美也豎而使長鬚之士相焉長鬚美

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於

財用則匱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焉封厚也胡何夫君國者將民

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且夫私欲引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

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離也離叛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也正長而以伯

子男為師旅師旅也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

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

為臺榭也積土為臺榭不過講軍實講實也軍不過望氛祥凶氣為氣故榭度於大率之

居大率王士卒也度臺榭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明使其所不奪穡地穡穡為地其為不匱財用也

其事不煩官業也其日不廢時務以廢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不害穀城守之木於

是乎用之城守之餘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閑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閑故周詩曰經

始靈臺經謂經所及之立其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攻治也不日不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

也子來如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囿也鹿鹿攸攸所也夫為榭臺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望氣祥而

軍實而御寇亂皆所以利民者不知其以匱之也知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楚其殆矣殆危靈王城陳

蔡不美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城陳使穿封成爲陳公十一年滅蔡使使僕夫子柝問於范無

宇子柝楚大夫僕柝父也范無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

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十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

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昔鄭有京櫟京莊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

殺檀伯遂居檀檀伯子元也衛有蒲戚蒲齊桓之邑戚宋有蕭蒙蕭蒙宋公魯有弁費弁費魯子

齊有渠丘渠丘齊晉有曲沃曲沃晉秦有徵衙徵衙桓公之子景公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叔段圖京莊公不克

寔使鄭子不得其位魯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衛蒲戚寔出獻公衛孫林父逐衛獻公

宋蕭蒙蒙寔弒昭公昭公兄鮑弒昭公而魯弁費寔弱襄公襄公十年季武子甲公室作三軍齊渠

丘寔殺無知魯莊八年無知弒襄公晉曲沃寔納齊師樂盈奔齊齊莊公納之盈以曲沃之秦徵衙寔難

桓景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難謂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皆見記錄且夫制城邑若體

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拇大指也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地有高下

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循故制之以義施之以服行

之以禮謂名位不同辯之以名名號書之以文書其名位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易物之宜夫

皆所以利民者

邊境者國之尾也辟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節處止也童繼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大曰童小曰繼不能掉尾益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然也不然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惕惕子哲復命

王曰是知天恩安知民則天恩耳何知治民之法是言誕也誕虛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故鄭國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曰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弒靈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倚相楚左史也子亶楚申公史也廷見見於廷也子亶不出左史諂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

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諂我舍棄也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

見以交儆子交儆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

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箴刺也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諫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

聞一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言誦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

而趨車止則持輪也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

箴御之箴箴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我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誦謂箴諫時也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柳之篇也懿讀之曰抑毛詩序曰

抑衛武公刺厲抑衛武公刺厲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睿明也書曰睿作聖諡法曰威強睿德曰武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

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具不皇暇食日中則昃日昃則昃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

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恃也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戒諫誨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曰老之過也子亶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亶也對

曰用之寔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

昔躬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

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諫也思道思君之道也卿士患之患其不言也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

無所稟令也稟受也武丁於是作書作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茲故不言類善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得傅說以來升以

為公公上公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說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礪磨也若津水用女作

舟喻道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天旱自比苗稼也雨三日已上為霖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潤也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瘳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首也若跌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跌而不視地必傷也若武丁之神明也神明通於

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又又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

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

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

言非嫡嗣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德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諂與人誦以自

誥也與眾也誦誦善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而至於是有幾日方千里曰畿

屬諸諸侯也屬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

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為政不躬親則眾民不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

然何急以其言取罪也王病之日子復病不能然不穀雖不能用吾怒實之於耳

對曰賴君用之也故言類詩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璣也璣猶

也規諫也璣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璣難盡而又以規諫為

之乎今象出徽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

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

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之東地

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西之弟公子結也為大司馬卿之嫡妻曰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

筭之其可乎愿也筭也對曰昔先大夫子襄違王之命諡諡為恭子夕嗜其支子木有羊

饋而無芟薦羊饋易芟薦也君子曰違而道違命也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

於鄆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弊也飲於子反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甯遁子反自殺

以隕於乾谿羊尹申亥申無字之子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于王命王不誅君子曰從而逆從從君子之

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以之道而去艾薦

吾子經營楚國經營也而欲薦艾以干之干犯也言以妾為妻猶以艾當祭其可乎子期乃止

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觀射父楚大夫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

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之精爽不

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齊肅也肅也衷中也其智能上下比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

朗聖通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達也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覲在女曰

巫覲見鬼者也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而為之牲器時服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

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也忠信之

質質誠也禋絜之服絜祀也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大祝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

名姓謂舊族若伯夷安帝之後為堯姓宗生嘉穀非卯之屬

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采服六器也量量六器也壇場之所除地也上下之神氏姓之出出所

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宗伯掌祭祀之禮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類物謂別

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

衰也九黎亂德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

史夫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

丁巳中史記
應書卷之七
三

公自... 服

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為狎習也則法也蠲潔也其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荐重也臻至也氣壽命之氣也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司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復九黎之德唐尚書云火當為此其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民人者也復典之首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復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

主者也叙次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伯爵休父也失官復九黎之德首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復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復典之首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復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

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或祖而肉而對曰祀加于舉舉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大牢牛羊豕豕也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特一也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大夫

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繭栗如繭栗也烝嘗不過把握把握長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二而繁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

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十日甲至癸十二辰子至亥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畎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微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畎以養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明德以昭之昭昭者和聲以聽之中和具為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祭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王曰芻豢幾何草養曰芻穀養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祀不可以已乎已止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

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放也底著也底則滯滯久而不振滯廢也振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放縱則遂發滯難復恐懼也生乃不殖生生物也殖長也生不從上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告事類日類日祭於祖考月薦於諸侯舍日有月也卿大夫舍月有時士庶人舍時歲乃天子徧祀羣神品物祭品物謂若八蜡所祭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三辰日月星

羣神頻行頻並也言並行欲求食也國於是乎蒸嘗蒸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月於其時享虔其祝宗祝主祭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

酒醴帥其子姓禮祭也子姓衆同姓也從其時享虔其祝宗祝主祭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

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於是乎

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於是乎

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於是乎

祀上... 祀上...

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弭止也苛虐也殄覆也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謂於此更申固也億其上下

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

王后必自春其粢粢器也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割羊擊豕割刺也擊殺也夫人必自

春其盛在器曰盛上言案此言盛互其文也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

之盛帥后春之王后親繅其服服祭服祭義云夫人繅三盆則王后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

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攝持也王曰所謂一

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

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冕大冠也監視也王帛為二精明潔為精天地民

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地事文坤稱柔民

事忠信以忠信為行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健故武數者何也對曰民之

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質有賢質能言能言其官職也而物賜之

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太史司馬之屬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僚屬徹於王

故有千品者有十品百官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為陪屬謂有僚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手品故萬官也官有十醜

為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為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以萬萬為億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九畝九州之內有畝數也食兆民民稱耕而食其中也天子曰兆民王取經

入焉以食萬官經常也常入征稅也闕且廷見令尹子常闕且楚大夫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田化員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田取積實如餓

豺狼焉實財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眾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并為丘有戎馬二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不是過也

也公化員足以賓獻賓饗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

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闕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闕伯比之子於楚也舍去也無一日之積

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顯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

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復也復也

我取富焉賸猶空也是勤民以自封勤勞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

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孫穀尹克無後何以勤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鄭公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

夫之後也先大夫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羸瘠也言羸瘠也言四境盈壘壘

道瑾相望道塚曰瑾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不恤而蓄聚不厭其

速怨於民多矣速名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立何待夫民心之愠也愠怒也若防大川焉

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

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崇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

奔鄭昭王奔隨

柏舉楚地隨漢東之國初蔡昭侯朝於楚子常欲其珮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驕驕馬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白

吳人闔閭也出奔隨也濟水也成白津名見藍尹疊載其怒

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

墜失也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

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

子西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也故猶意也王使謂之曰成白之役而棄不穀今而

敢來何也

而女也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栢舉故君及此

乎臣避於成白以傲君也

傲改也庶悛而更乎

前惡乎

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

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在其位以無忘前敗

言見疊則王乃見之

吳人入楚昭王奔鄭

鄭楚邑鄭公之弟懷將弑王

王殺吾父

平王昭王考也父葛又成然也成然立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

事君者不為外內行

不為外內易行不為豐約舉

則有讎

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為弑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

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

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

以是殃之不可

殃病也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

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

均同也言賞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

子耶吾知之矣

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疊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宗替者

宗終也替廢也與哀

殞喪

塗木也於是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

無有歎焉

義也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

甚焉

謂政德過於父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矣

不樂逸聲

謂政德過於父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卹民之言

得一士若賞

若受賞也有過必悛

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

縱過而翳諫

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

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圍聘於晉

王孫圍楚大夫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圍曰楚之白珩猶在乎

珩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

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言以賢為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

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

順道其欲惡

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筴

之所生也

備賦以戒不虞者也

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所以為珮皮虎豹皮也所以為所以

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

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守之以訓辭

有不虞之

導行也

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

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玩弄之物圍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制議百

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王祭之玉龜足以憲臧

否則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山林數

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踴之美譁踴猶譁譁謂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利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梁楚北境也文字平王之孫司馬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

之有貳者也貳二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偏偏上也偏則懼貳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

之險之臣之祀也特險而貳將見誅絕王曰子之仁人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為太子少師無寵太子娶於秦而美沈

諸梁聞之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成之子萊公子高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

聞之勝直而剛欲宜其之境宜宜也傳曰召之使與吳境為白公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愛

而不仁外愛人內詐也詐而不知道也智人不詐毅而不勇毅果也直而不衷衷中也君子周而不淑周審也

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欺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不謀終身也以謀蓋人詐也蓋掩也彊忍

犯義毅也彊忍力忍忍犯義也直而不顧不衷也不顧不顧不顧也周言棄德不淑也取周其言而不淑是六德者皆有其

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契猶者直己之志不從若其猶

也不忘舊怨而不以契悛德也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

之復復其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帥也其周也足以蓋之言其周密足以覆其惡其不契也足以行

之而加以不仁奉之以不義幾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諸太子者若來而

無寵速其怒也速疾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耀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

思舊怨以修其心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釁隙也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子西將主此禍彼

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動而得人愛故也怨而有術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

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子期子西曰德其志怨言誨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

寧安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

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

欲焉欲專懼有惡焉惡其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

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

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其子謂好己生疾害喻好不

夫誰無疾疴疴猶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疴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閉

之猶恐其至也藩籬墜落是之為日惕惕懼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

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教氏與子于子皙之族而近之若教氏莊

叔也子于子皙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駒馬繻以胡公入於貝

水駟馬編亦大夫也胡公齊太公望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名胡公也馬編胡公內之貝水邠歆閭職戕懿公於圓竹戕殘也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為公子時與

邠歆之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邠歆之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長魚矯晉大夫三郤

爭田執而措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娶於厲公譖而殺三郤於榭魯圍人犇殺子般於次圍人犇馬者子般魯嚴公太子次舍也犇講于梁

莒子般即位次于棠氏公子慶父通于夫人夫人欲莒子般即位次于棠氏公子慶父通于夫人夫人欲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所

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

逃也已逃也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好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

蔡蔡故蔡國楚滅之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人又葉公

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

也夫子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

謂兼令尹司馬以平楚國既定而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期之子寘為司馬而老于葉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多見害故皆為葬之

卷第十九

吳語

韋氏解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夫差太伯之後闔廬之子姬姓也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莘

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也越逆之自江至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也越逆之自江至大夫種乃獻甘種越大夫曰夫吳之

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庸用夫申胥華登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

挫也申胥華登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魚曾昭二十年奢誅于楚公負吳與之申地故曰夫一人善射百夫決

拾決鈞強拾拾桿也申胥華登善用兵眾必勝未可成也成猶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

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猶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約單也成平也三言不如設兵自

以廣侈吳王之心侈大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將必寬然

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食猶燼也乃無有命矣

幣吳無復有行禮布陳也幣玉帛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也得罪

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心孤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

也繫起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草

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以重得罪於下執事重得罪

也侵勾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委猶歸也今君王不察盛怒

屬兵將殘伐越國察理也屬會也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筆使之而辱軍士

使寇令焉若御不寇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帚以眩姓於王宮一介一人眩備也姓庶姓曲

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槃盛器晉語曰奉匱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

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搨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

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植以草木自喻壅奉而又刈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刈草

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

功也

天玉

也義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絕也若

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

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

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弄也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

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順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

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推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傳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

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

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喻近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

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吳王夫差既

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

反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廢也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

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裕饒也其民殷眾殷盛也以多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

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土以伺吾閒伺猶伺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

以為憂夫齊魯自壁言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

有吳土壤地也王其蓋亦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

君不得君道其臣箴諫以不入不入受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

內北方城楚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東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鄒沮汾之間乾谿也

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乾谿地名王親獨行屏營仿

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消人今中消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

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撲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

闈棘闈不納棘楚邑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宇之子傳曰王公夏將入郢芋尹無宇之

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

今王既變鮒禹之功王夫差變易也鮒魚名語曰禹能以德修鮒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

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鄙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

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夫差

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奚斯吳大夫釋辭也曰寡人帥師

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汶水名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不敵左右暴掠齊民惟有私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眾

國語卷之九

十一

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國子齊御國書也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下國吳自謂言天若不

王還自伐齊乃評申胥犯陵也獵震也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先王闔廬譬言如農夫作耦

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耦為耦言子胥佐先王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立名於荆謂敗楚於

老而又不自安恬逸恬猶靜也而處以念惡處居也居則念出則罪吾眾罪吾眾謂吳民離

度撓擾也以妖孽吳國安為妖言今天降喪于吳喪善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

寔式靈之式用也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以能

遂疑計惡遂決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黎老播放也而近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曰余

令而不違不違言夫不違乃違也乃違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

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先君傳曰闔廬食不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

援持盈無以沒盈滿也而驟救傾以時言不今王無以取之言無而天祿亟至亟數是吳命之短

也負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擒也負請先死遂自殺辟易將死曰以懸吾目

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

以鷓鴣而投之於江鷓鴣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於熟而北征也夫差乃起師北征闕為深

溝通於商魯之間闕穿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西屬之濟濟水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黃池

地名晉公定公午也黃池在魯家十三年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后庸后庸越率師公海沂淮以絕吳路沂淮

絕吳王之歸路絕吳王之歸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郟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沂江

以襲吳入其郟郟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徙取也吳晉爭長未成長先也邊遽乃

至以越亂告遠傳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今吾道路脩遠無

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王孫雒吳大夫齒年雒敢先對二者

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宋今睢陽徐今

將夾溝而廢我旁擊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

天子以侯伯之吾須之不能不能待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愈益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先吳

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之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

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王孫雒進顧損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

生則無為貴智矣言人之不能以危易安民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老也雖

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遷轉退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以事君

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晉求戰以廣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朋羣也

戰而先我推先我既執諸侯之柄為盟主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獲收也誅責也而先罷之

諸侯必說說喜既而皆入其地入其王安挺志挺寬一日惕一日留惕疾也以安步王志

今先歸

也步行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之間以恐之必速至也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具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係

也縛馬舌恐有聲也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徹道也以百人道為二行百行為萬人謂之方陣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

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發大夫此一行宜為士周禮百人為平平長皆上士擁鐸也建肥胡奉文

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十行一辟大夫十行千人雙下大夫也子產謂建旌提鼓提挈也挾

經秉枹在掖曰挾枹經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將軍命卿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為常鼓音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晉鼓建謂為楹而樹之

萬人以為方陣正四方也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矰之如茶交龍為旂素甲白甲矰矰也王親

秉鉞戴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為旗此王所帥中軍左軍亦如之亦如中軍載常建鼓之屬皆赤裳赤旂丹甲朱羽之

矰望之如火鳥隼為矰尚赤左為陽也右軍亦如之比皆方裳方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墨漆也

黑右陰也為帶甲三萬帶甲也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

鼓丁寧鐸于振鐸丁寧也唐尚書云鐸于鐸非也鐸與鐸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鈞以振旅譁呼其

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壘周禮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請問也曰兩君偃兵接好

日中為期偃匿也今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敢問夫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

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無媼姓之振也振救

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遽傳車也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眾庶不

式諸戎狄楚秦德安也負恃也安恃其眾而不將不長弟以力征二兄弟之國弟猶幼也言晉不帥

不可亦不可今會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集成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

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也不勝則服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董褐

將還王稱左疇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到到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到以示王成行軍士用命

曰到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到到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到以示王成行軍士用命董褐既致命

乃告趙鞅趙鞅音正卿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憂小則嬖妾嫡子

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大則越入吳將焉母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趙

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言不可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

觀示使禍復命曰曩君之言曩高也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謂不朝貢請貞於陽卜

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曩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密比也邇近也

評讓日至評告也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辭同姓元侯

必率諸侯備朝聘之禮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虐度也言夫差有蠻荆之備用命孤禮佐周公

以見我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言君有蠻荆之虞故命晉侯今君掩

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也淫借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前禮防雖短不可踰也況蠻荆則何有

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僭號況於蠻荆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錫圭之策命周禮伯執

以敢辭辭不事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

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歆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徒師步卒也郭郭也託為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共承王事以遠我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救也被甲帶劍挺鉞搢鐸搢拔也振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栢舉栢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舉也中原原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逐至于郢都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為告天子以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差稱王不避天子故知上王為闔廬以

奉其社稷之祭祭祀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比兄也夫槩王曰夫槩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壬不睦于楚壬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不睦蓋楚不以楚取為難也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二兄弟之國說云謂齊侯以伐魯昭謂齊侯魯也夫差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伐博登望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登望夫須也昭謂登望博而器相也天舍其衷齊師還師還夫老豈敢自多文武寔舍其衷文武歸不稔於歲於穀熟而復出師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兄弟諸姬也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事成功也周王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周景王子敬王王紹繼也享獻也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流屬王於魯昭謂禍謂于朝篡也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走不康下走不康謂下走及王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也伯父多厥年以沒元身

伯父秉德已侈大哉元善也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微也越大夫種乃唱謀發始也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日若日卜於天若棄吳必許吾成既今吳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荐饑而無赤米赤米米之姦者今尚無有而困鹿空虛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蒲深浦也贏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兆兆見人事又見謂怨我箴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罷歸也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若事夸而從我言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與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吳王若愠而又戰愠怒也奔遂可出使出也若不戰而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徵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用也請問戰矣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謙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也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單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名且肉器單飯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聽樂不盡聲不盡五音五味之調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長也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備故未可用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

國語卷十九

三

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謂裁

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謂裁

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

知民之極也無以銓度天下之眾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

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向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后庸苦成大夫種范蠡吳如之屬曰吳為不道求殘吾

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徽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

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也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

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也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

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大夫種進對曰審物

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別物善惡昭謂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辨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守備

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別物善惡昭謂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辨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守備

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在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也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

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

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王乃入命夫人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廂門內屏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

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禮婦人送不出門乃闔左

闔填之以上閩陽開陰示幽也去筭側席而坐筭筭也去筭去飾也側席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

也修說云檐屋水邊也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之楠楠門戶掩陽也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

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乃闔左闔填以土側席而坐示憂感王

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講列士深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

環填相通問也環金玉之環填塞耳也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

之令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徒舍手禦兇斬有罪

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

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

母將轉於溝壑轉入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後終後若有事吾

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

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

有眩瞽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後若有

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

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

遷軍接蘇上下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勇決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

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在左

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鬻鬻賣也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于江南

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率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須命也夜中乃命左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後

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夜半也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

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也又郊敗之郊郭外三戰三北澤沒也乃至于

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王臺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穀委制

於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約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

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

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

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長也長久也王其無死

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角句東達致也角句東今句章東海外洲也夫婦三

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可與俱者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

身寔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

子胥說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負也遂自殺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月

二上征上國上國中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王至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

故也集成也言下其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也

卷第二十

越語上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仔子會稽在魯哀元年乃號令於三軍號稱也曰凡我父

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厄親而呼之國子姓年在眾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

越國之政知政謂為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賈賤者賈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

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

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

乃後乎後晚也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

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也曰寡君勾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徹達也私於

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以辱君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

女於王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

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為將不食也係妻孥係

也死生同命不為吳所擒虜沈金玉於江不飲吳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是以帶甲萬人事

君也言赦越罪是得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

乎寧安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

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環繞也三江吳江錢唐浦浦陽江此言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言勢

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吳之計負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當所也上所我攻而勝

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孤庸教之昭謂孤

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

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於大夫改因此而納美女於宰

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勾踐說於國人

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

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官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事其身親為夫差

前馬前馬前驅在馬前也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北至于御兒今嘉興御兒東至于鄞今鄞縣西至

于姑蔑姑蔑今太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

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思令壯者無

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禮

十而娶二十而嫁今將免者以告免免公堅守之堅守生丈夫二壺酒一夫生女子二壺酒一豚

大陽者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生三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生二公與之餼餼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

喪三喪三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

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其達士絜其居絜其美其服賜其飽其食當室適子也而廢手厲之於義四

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脂膏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

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名後將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

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

今越國亦節矣有節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

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姑且也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

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眾而

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少耻謂進不念今夫

羸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犀形似象而大今徽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不患其志行

之少耻也而患其眾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言夫差天所不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匹夫輕

功微功微利者利者欲其旅進旅退旅俱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離伍獨退則

無耻不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言得一國曰

無耻不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言得一國曰

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是故敗吳於圍圍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於沒沒地

又郊敗之在哀二十一年十月越圍吳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至子女賂君之

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子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子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

之令乎吾請達王角句東角句東在東境也吾與君為二君乎待之若二君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

飯矣言已年長於越王與差二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宸屋當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亦

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

越君其次也次舍遂滅吳

卷第二十一

越語下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勾踐三年魯哀元年也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盈滿也

有定傾定安也有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

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彊

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日滿則虧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不驕不自縱弛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不

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

為之始人事謂怨叛逆亂之萌也先動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未盛而驕道化未成而自驕泰不勞而矜其功未有大其功而矜其功

未勤勞而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天時而欲伐之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

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害也靡損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

逆德也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兵者凶器也言害人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修其政德而遠方附事之末也陰謀逆德

好用凶器陰謀兵謀也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終害之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盪先行此者不

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言陰謀淫佚也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不勝棲於會

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已在傾危故先問與人對曰卑辭尊禮

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玩好女樂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大夫於士大夫大夫於大夫尊之以名謂之天王如此不已不釋也又身與之謂利

之重器重器寶器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

種也委歸也屬歸也管籥管籥取鐘器也月令曰修鍵閉慎管籥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

官於吳官為臣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以魯哀元年棲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勾踐改修國政然後吳事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歸及至於國王

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修政故問節事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為不火時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名受其功名也利謂萬物終歸于地美惡皆成以養其

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有時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之自若以處若如

如無妄動也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功農穡織除

國語

卷二十一

二十一

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貨財曰府民衆殷殷殷盛也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曠空也梯階也無今

空田廢業使人困乏以生怨亂為禍階也時將有反事將有閒時天時事反還也閒隙也時還則祚在越而吳事有變隙之過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

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恒常也事無閒時無反吳事無變隙天時未反則無民保教以須之也王曰不穀之

國家彘之國家也彘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使人勸事樂業不亂民功

不逆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睦和也蕃息也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彘不如

種也交俱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盈縮用兵利鈍之常數予木而

不屈外雖柔順內不可屈彊而不剛內雖彊盛行不以剛德虐之行因為常唐尚書云言無德虐行虐習以為常昭謂德有常法也死生因天地之刑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禍福之聖人因天天聖象聖人則之人自生之天

地刑之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以誅賞也是故戰勝而不報敵家不報能報也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

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彘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為治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也吾年既少未有

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遊田故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彘聞

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彊索者不祥索求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

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

百姓樂聲也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非優憎輔遠弼橋過為弼聖人不出聖通也通智忠

臣解骨貞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錢也昭謂是時子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比骨體解倦不復念忠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

可乎御猶將也言此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偷苟且也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

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鏹以死在魯哀十一年對曰逆節萌生害殺也王故天地未

形而先為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猶俱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解里不遺種

其可乎蟹食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

妾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

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

民恐稻蟹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堪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

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者示不以吳為念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

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修馳騁射獵不以為意必不修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又使

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

至於方月爾雅曰九月為方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善語曰觥飲不及壺殮

國

吾

卷二十一

三

將謁之謁請也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也微無臣故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其不忍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羸縮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然有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以為常隨其羸縮也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而用之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主也空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皇皇明也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微謂虧損時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極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轉運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陽察動者大舒靜為陰蔽也先用人無藝往從其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之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柔來禦已其陽節未盡高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災變則可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逸飽則未也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彼陽勢則能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為人客剛彊力疾為主人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主人安徐重固陰節未盡雖柔不可迫也凡陳之道設右以為北益左以為牡陳其北牡使相受之蚤晏安無失必順天道晏晚周旋無究究窮也今其來也

剛彊而力疾 王姑待之 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圍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姑蘇在吳閭門外近湖或云賢賢良良貨唐高書云重祿實望也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吳語曰越王以其私車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賈侍中云重祿也使王孫雒行成於越雒大夫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使越積於會稽時也今王君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庸用也得時不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年再聞天數一終故復及也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先人詩人也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滅亦不遠也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愈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十年不收於國動身以謀吳也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望已謂不勤難也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挈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解虫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也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龜龜魚鼈之與處而龜鼈之與同渚龜鼈水邊亦曰渚余雖覩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說說者乎覩面目之貌說巧辯之言方

欲距吳之請故自甲薄以不知禮義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請以辭范蠡曰

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者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為使者辭反

反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事將易

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

者為此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

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

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

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決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日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

地環周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此指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方

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

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

江陰軍鄉貢進士葛 惟肖再刊正

鎮東軍權節度掌書記魏 庭堅再詳

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凡刊正增成

校刊明道本章氏解國語札記

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為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為祖
有未經其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前輩取勘公序本皆謂為勝然
省覽每病不盡傳臨又屢失真終未有得其要領者丕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
影鈔者開雕以餉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闕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
以懲妄也讎字之餘頗涉補音及重刻公序本綜其得失之凡而札記之金壇段先
生玉裁嘗謂國語善本無逾此其知此為最深今載其校語惠氏棟閣本借之同郡
周明經錫瓚家亦載之以表微參管窺者以某案別之旁述見聞則標姓名諸注疏
及類書援引殊未可全據故多從畧摠如干條為一卷至於勝公序本者文句煩簡
偏旁增省隨在皆是既有此本自當尋按而得苟非難療不復悉數矣嘉慶四年十
月二十七日吳縣黃丕烈書

敘

療口矣

別本療下不空丕烈按此本間附音疑此亦是音印
本模糊影寫遂開後準此別本者重刻宋公序本

卷第一

耀德惠云史記耀丕烈解楅也補音懋正補音作茂解同丕烈按以古字改今解障壅補音作昔我先王世后稷錢

世后稷謂戴氏震云世后稷者世其後稷之官也詳見本原文集戎狄補音作纂惠云史記道丕烈按徐廣敦篤補音解齊齊前

吾

人也別本作亦前人也至烈按章義雖至于武王惠云史記至于欣戴惠云史記解除旬內別本作幾內段解賈寶

補音解補音罪輕補音而又惠云史則增修惠云史記同別伯士惠引史記同帥補音亦無能字解猶拒也

補音解補音罪輕補音而又惠云史則增修惠云史記同別伯士惠引史記同帥補音亦無能字解猶拒也

榮夷公惠云史記或專惠云史記猶日補音猶日補音猶日補音

供給補音稷為大官義引稷為大官底義引稷為大官俱蒸補音協風補音

王耕一墾別本下有解云一墾一墾之墾也王無耦以一耜耕十三字無下節解涇渭洛段云徐廣顏師古皆作涇渭洛

幽王二年惠云史記解懷妊補音解閑也當依別本

故盧學士去史記實段云實當作是實是也

於莘補音降之惠云史記辟邪補音淫佚補音不蠲補音以興補音解崇高山也夏居

陽城崇高山所近段云太平御覽引此解云崇高山在馬邑

隧補音于鄙補音實有補音憑身補音是實補音臨照補音神壹補音逢福補音忌

父惠云史記以逞補音

郟芮補音盤庚補音濟泉補音解省己補音解不與補音解中庭補音解躬圭六寸當

以導補音解殺子帶在魯倍二十四年當依別本朝王于補音

卷第二

解堵寇補音解先之補音解文太子補音解纂惠王補音和寧補音解原伯毛也補音

解開地補音寧宇補音解利也補音解縮引也補音

吾

一

除不填陽當作填至烈案

填方字通五行志亦作填

王涼也別本則有母字矣

川竭山必崩不烈案此由五行志在

石速補音解解蕭韶補音解大護補音蓋納補音

不蠲補音以興補音解崇高山也夏居

於莘補音降之惠云史記辟邪補音淫佚補音不蠲補音以興補音解崇高山也夏居

陽城崇高山所近段云太平御覽引此解云崇高山在馬邑

隧補音于鄙補音實有補音憑身補音是實補音臨照補音神壹補音逢福補音忌

父惠云史記以逞補音

郟芮補音盤庚補音濟泉補音解省己補音解不與補音解中庭補音解躬圭六寸當

以導補音解殺子帶在魯倍二十四年當依別本朝王于補音

卷第二

解堵寇補音解先之補音解文太子補音解纂惠王補音和寧補音解原伯毛也補音

解開地補音寧宇補音解利也補音解縮引也補音

吾

一

除不填陽當作填至烈案

填方字通五行志亦作填

王涼也別本則有母字矣

川竭山必崩不烈案此由五行志在

石速補音解解蕭韶補音解大護補音蓋納補音

防風氏後至不烈葉韋解防風是汪芒氏君之名此氏字衍也史記亦衍社稷之守者為公侯惠云說苑引此云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防風何守也別本有

姓也當依別本作汪在虞夏商為汪芒氏鈕樹玉曰案說文鄭下云在夏為防風氏在殷為汪芒氏左文十一年傳釋文引殷上無

其長尺有咫惠云說苑失解鵝鳥也別本作鵝鳥今之

大也別本作大滿也解謂驕滿也別本作滿驕滿也

解無過當依別本添十二字於解復不空解秉二百四十斗也別本作一百六十斗也

卷第六

凍餒補音作解敬仲也當依別本添管嚴仲之子五字於上

擔荷補音作解曰擔不烈葉此以木是也

戴茅今俗云馬茅可以為茅蓋解裝衣舊音作

解百王補音作而業惠云遂茲惠云守御惠云解卿士也別本作卿士

卑陸瑾別本作陸阜陵

聘眺補音作解州口十人

解荆之補音斤斷補音

有渚惠云環惠云山於有牢段云

解今廣陽傳拜廣陽太守則其時即如故矣

石枕補音辟耳子卑之谿惠云解懸鈎補音

解大輅非也當依別本作大路

解高奚補音

是故諸侯歸之別本下多秦補音四分解散也惠云

中牟惠云壯惠云示勸惠云隱五刃惠云

卷第七

攜民補音解巧佞不烈宜曰補音鄙人補音解二子為里克所殺別本

解子與當依

國

語

五

二

作于

日君別本作日君解疾其君也別本作日昔日也疾疾其君也多五字

各厭補音作厭

解官住補音作住善否補音作不後同

解闢境補音作辟境

甚好仁玉烈後第八卷作甚好信華解云信言必行之此蓋與下為仁相涉而誤叔玉烈案此許叔重所謂一日肯綮者字亦借用詳左傳補注非也別本作非故也段云故字當有以庖補音作庖解銑猶

灑灑寒也段云當依別本作銑猶酒也酒酒寒貌酒音銑蓋庖字之假借素問本草皆作洗洗訓寒不當讀洗禮反

卷第八

曰吾當依別本作日日得當依別本作日餐補音作餐解毒也當依別本作運日也怨君補音作怨解槍補音作槍

閻楚補音作閻

賀大賀惠云說苑嘉國傲惠云說苑同補音作傲遂於遂惠云說苑同

解行歌曰別本作徒歌玉烈案徒歌曰謠爾雅釋樂文也毛詩傳同章解後卷第十二亦作行歌疑別有所本均服舊音作均玉烈案均均字耳詳左傳補注

解今在河東別本作今在河東龜補音出疏段云地理志河東郡是郡國志河東郡永安故縣晉永安屬郡平陽郡是韋時不名流也周語流王於流解云漢為縣屬河東今日永安然則此無流字是矣

洒掃補音作掃且鎮補音作鎮負蔡補音作蔡解望國士別本作士玉烈案士即士字上重明女蔡補音作明安環玉烈案廣韻十序以為非而定為安環云環若以公無馬帶之訓誤也訓馬腹帶者自以系作練訓馬練法也故古書二字多相亂解馬腹帶也玉烈案宋公序以為非而定為安環云環若以公無馬帶之訓誤也訓馬腹帶者自以系作練訓馬練法也故古書二字多相亂不役別本作不役

後同

卷第九

解喪亡也別本此下有解凡九字玉烈案有者宋公序本也卷尚蓋同後不悉出

偷居補音作偷其靡有徵兮當依別本作微玉烈案此以威懷歸倚違哀微依妃為韻字解無有徵者亦謂子園也是請微為尾而解之也微尾古同字華尾為字微微生為尾生皆其證也劉向列女辨通傳云有龍無尾者無木于也亦以尾為子義與此同矣韋讀為例見前必或知之別本此下有解云昭之補音作昭安能殺人別本此下有解云云補音出焉能

解申生下軍七輿大夫也玉烈案前卷解無七輿二字疑此解衍也安能殺人別本此下有解云云補音出焉能

薦補音作薦

不遜補音作遜親見補音作親若無天乎別本下有有云字解云別本下有言也二字君揖舊本作揖云或作揖惠云古揖揖通

眾皆哭惠云馬猶於此言於是作受田也訓焉為於此見高誘注呂覽見季春紀焉始乘舟棘與爰古句絕馬作棘田文通玉烈案下焉作州兵同讀同史記漢書句奴列傳焉作周司馬貞顏師古口始作周國也亦其左傳補注

蛾析補音作蛾

卷第十

將底補音作底解豎補音作豎貂補音作貂塊惠云漢書云

解聾又補音作聾耳見集韻他書亦多有之

柔嘉惠云說文肱嘉善肉也玉烈案前周語中云無亦擇其柔嘉字亦不從月

解窳補音作窳遠當依別本作遠

解微蔽也玉烈案宋公序曰內傳釋文引薄廉也恐是賈唐所注惠云微薄若今之廉草似說也薄迫也惟薄不修刀貝西補音作西鞮補音作鞮鞮補音作鞮鞮補音作鞮

解微蔽也玉烈案宋公序曰內傳釋文引薄廉也恐是賈唐所注惠云微薄若今之廉草似說也薄迫也惟薄不修刀貝西補音作西鞮補音作鞮鞮補音作鞮鞮補音作鞮

解微蔽也

薄迫也

刀貝西

鞮鞮

鞮鞮

鞮鞮

鞮鞮

鞮鞮

鞮鞮

五常 當依別本

趙風之弟也 惠氏左傳補注云趙風注趙衰兄案世本公明生孟及風風生成季衰史記以衰為風之孫晉語以為風之弟無緣

解賈季也 惠云賈佗別是一人章說非也

解開也 補音作 以徵 補音作 解禾十車 石烈案此見周禮秋官掌宰容當云廿

解辭不取也 別本此節注云云凡十四字 解螺 補音 其得姓者十四人 惠云徐廣曰虞翻云以德為氏姓入虞說以凡

解復宴 補音作 解何賜 補音作 仰君 補音作 解作汚 補音出

解史記 當依別本 解過泰無動爻 過當依別 無為侯 無當依別 解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

六日 王烈案李鏡為子推之曰六當作四於三統術是歲正月 解鄭地 別本作晉地夏文憲曰秦晉字是也水經涑水注引服

解左鄆 補音 組 補音 攢 補音 是君子之言也 補音作 亨之 補音 以詹伯 不烈案此伯字亦

彌悖 不烈案宋公序謂舊音作彌改章訓為益其 蘧蔭 補音作 解戚施瘁者 惠云瘁疑作病別本作瘁不烈 侏 惠云說文作朱 儒扶盧 惠云說文引作蘆

印浦 段云印當為御字之誤章解亦當為御 迎也舊音牛嫁反可證孔晁 本 作印乃牛亮反各隨字出音也今章本作印由淺人以孔本改章本

卷第十一 解耘也 補音 諛 補音 解辯察 補音 解射姑 補音 解鞫 補音

解丁寧者 補音出今丁不烈案段摶之 啄 惠云方言疎傍也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為疎外傳曰子病疎矣 解脹器 當依別本 解苗貢 補音作 以整 別本作整補音

解告天也 別本作告於上 帝補音出古於

百惠云桓與伯同不烈案經 才史問答曰伯宗之先也 解大夫之加田 惠云周禮所謂加田禮記有宰食力力為加壞 解為家邑宰 不烈案

語文 異 解左鄆 補音 組 補音 攢 補音 是君子之言也 補音作 亨之 補音 以詹伯 不烈案此伯字亦

彌悖 不烈案宋公序謂舊音作彌改章訓為益其 蘧蔭 補音作 解戚施瘁者 惠云瘁疑作病別本作瘁不烈 侏 惠云說文作朱 儒扶盧 惠云說文引作蘆

印浦 段云印當為御字之誤章解亦當為御 迎也舊音牛嫁反可證孔晁 本 作印乃牛亮反各隨字出音也今章本作印由淺人以孔本改章本

卷第十一 解耘也 補音 諛 補音 解辯察 補音 解射姑 補音 解鞫 補音

解丁寧者 補音出今丁不烈案段摶之 啄 惠云方言疎傍也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為疎外傳曰子病疎矣 解脹器 當依別本 解苗貢 補音作 以整 別本作整補音

解告天也 別本作告於上 帝補音出古於

百惠云桓與伯同不烈案經 才史問答曰伯宗之先也 解大夫之加田 惠云周禮所謂加田禮記有宰食力力為加壞 解為家邑宰 不烈案

語文 異 解左鄆 補音 組 補音 攢 補音 是君子之言也 補音作 亨之 補音 以詹伯 不烈案此伯字亦

彌悖 不烈案宋公序謂舊音作彌改章訓為益其 蘧蔭 補音作 解戚施瘁者 惠云瘁疑作病別本作瘁不烈 侏 惠云說文作朱 儒扶盧 惠云說文引作蘆

印浦 段云印當為御字之誤章解亦當為御 迎也舊音牛嫁反可證孔晁 本 作印乃牛亮反各隨字出音也今章本作印由淺人以孔本改章本

卷第十一 解耘也 補音 諛 補音 解辯察 補音 解射姑 補音 解鞫 補音

解丁寧者 補音出今丁不烈案段摶之 啄 惠云方言疎傍也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為疎外傳曰子病疎矣 解脹器 當依別本 解苗貢 補音作 以整 別本作整補音

解告天也 別本作告於上 帝補音出古於

百惠云桓與伯同不烈案經 才史問答曰伯宗之先也 解大夫之加田 惠云周禮所謂加田禮記有宰食力力為加壞 解為家邑宰 不烈案

語文 異 解左鄆 補音 組 補音 攢 補音 是君子之言也 補音作 亨之 補音 以詹伯 不烈案此伯字亦

彌悖 不烈案宋公序謂舊音作彌改章訓為益其 蘧蔭 補音作 解戚施瘁者 惠云瘁疑作病別本作瘁不烈 侏 惠云說文作朱 儒扶盧 惠云說文引作蘆

印浦 段云印當為御字之誤章解亦當為御 迎也舊音牛嫁反可證孔晁 本 作印乃牛亮反各隨字出音也今章本作印由淺人以孔本改章本

卷第十一 解耘也 補音 諛 補音 解辯察 補音 解射姑 補音 解鞫 補音

解丁寧者 補音出今丁不烈案段摶之 啄 惠云方言疎傍也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為疎外傳曰子病疎矣 解脹器 當依別本 解苗貢 補音作 以整 別本作整補音

解告天也 別本作告於上 帝補音出古於

百惠云桓與伯同不烈案經 才史問答曰伯宗之先也 解大夫之加田 惠云周禮所謂加田禮記有宰食力力為加壞 解為家邑宰 不烈案

語文 異 解左鄆 補音 組 補音 攢 補音 是君子之言也 補音作 亨之 補音 以詹伯 不烈案此伯字亦

彌悖 不烈案宋公序謂舊音作彌改章訓為益其 蘧蔭 補音作 解戚施瘁者 惠云瘁疑作病別本作瘁不烈 侏 惠云說文作朱 儒扶盧 惠云說文引作蘆

印浦 段云印當為御字之誤章解亦當為御 迎也舊音牛嫁反可證孔晁 本 作印乃牛亮反各隨字出音也今章本作印由淺人以孔本改章本

整庇別本作整解整頓也別本作整頓也

卷第十二

解遂以贄見於卿大夫

別本下有先生二字段云此當作卿大夫先生卿大夫謂每鄉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卿大夫者鄉飲酒禮鄉射禮所謂遵者也鄉先生同一鄉中當仕為卿大夫而致仕者皆見儀禮鄭注必皆云鄉者謂同一鄉周禮重鄉飲鄉射以鄉三物賓興之意也唐賈孔儀禮禮記正義作卿大夫誤陸氏禮記釋文音香不誤蓋云卿大夫先生省下卿字正可見章所據作卿大夫也下禮舉若而人安知不有致仕者乎

解將下軍

別本將上有嘗字補音出常將 祿舊音作天祿祿之省祿祿妖古今字解行歌段云徒不烈案詳前第八卷

半陣

補音作陳後同 楚平惠云平解韎聲也段云韎聲也上有茅蒐二

解魚矯

補音作矯 解用知天先授晉別本作馬用知天不先授晉補音出馬用段云別本用字衍焉即用

奔狄

卷第十三

逮眾

當依別親射補音解及雉別本作洛段云左傳亦作雉杜注輔元字元司空別本無元字解弁糾補音作下不烈案詳後楚語

會

舊音膏梁之性段云郭氏山海經注引外傳膏梁之子難正盧學士云顏氏家訓正作整籍偃補音作恭給補音為司徒當依別本復補音

霸

八年之中七合

卷第十四

解叔祁

補音作祁補音是墮補音解脅脹補音林甫補音且增也不烈案增即增字也生武子當依別本循詩當依別本解屬補音損也解損動也當依別本必斃補音解飲血別本作飲血置節補音絕設望表補音善人在位患當依別本文子曰耻別本作耻九原解原當作京也不烈案檀弓載此事拱木補音黃熊不烈案此正舊音解熊似罷不烈案此蓋特相釋人殺此俗言人死有殺之始宜為宜是惠云百辟詳惠云其惑

椒舉 舊音作椒後同不烈案蓋與此異本椒椒古同字漢書人表作椒 王弗是解是理也 段云說文謂理也非以是為 二師 不烈案此師字如

廬戢黎 當依別本刪 解輕宅 舊音作輕宅不烈案蓋與此異本 解猶食也 當依別本 又何不來為 補音本或曰又何來為

飽居 惠云飽一作抱 解遠 補音作 榭 惠云劉遠引外傳射不過講軍實射古文榭劉得 磽 補音作 解确也 補音 城

守之木 不烈案依解云城守之 有弁 惠云弁與十通不烈案魯語作 脉 舊音作脉不烈案此舊音 惠于小民 段云漢石經尚

襲御 舊音作襲不烈案毛 解大雅 補音作正不烈案足以作雅見說文又爾雅釋文云子 惠于小民 段云漢石經尚

解頓 舊音作頓不烈案 不致驕 補音作 數戒者 補音無

解棘圍 不烈案圍即 卷第十八

不攜 補音 之儀 惠云鄭 解周氏曰 不烈案左傳補注云漢 解明尊卑 別本作分別尊 上下之神

神下惠從鄭 衆引增祇 氏姓之出 出上惠從鄭 物享 惠云古字漢書作序序 解至父 舊依別本 珍其 補音作珍不烈案此珍字解

南正重 段云左傳正義引 解火當為北 惠云詩正義引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為北漢書巨擘曰古文火字與北相

三苗復 惠云史 解郊神 舊依別本 芻豢 惠云說文 則底 不烈案此 解至父 舊依別本 珍其 補音作珍不烈案此珍字解

苛虐也 不烈案舊音出苛始械系二音蓋舊音本章解作苛

解楚文王之子 舊音出二顯不烈 解使齊 別本作使於齊 解囊費也 別本作子囊也至不烈案費是

王孫圉 別本作圍後同不烈案作圍者疑宋公序 說于 補音 解為珥 當依別本作珥不烈 解犛牛 補音 解謹

強忍犯義 段云犯義二字當 貝水 不烈案史記齊世家案隱引宋衷曰夏文惠曰案水經巨洋水篇注云即國語所謂具水矣案宏謂

卷第十九

解于樵 舊音 解隨會稽 補音作隨不烈 封植 補音

憔悴 補音 以伺 補音 解很傷 當依別本 解甲盾 別本作甲首不烈案此與內傳哀元年云越子以甲

威然 段云威說 以伺 補音 解很傷 當依別本 解甲盾 別本作甲首不烈案此與內傳哀元年云越子以甲

解釋辭也 當依別本作釋解

乃訊 惠云說文 解鮫背之者稱黎老 別本作黎凍黎壽徵也在播放也之下補音出凍黎不烈案蓋直訓黎

以懸吾目於東門 段云史記吳世家扶吾眼置之吳東門索隱曰國 鳩鷓 補音

深溝 惠云吳越春 晉公午 段云依此本注 后庸 補音作古惠云吳越春秋作浹庸不烈案左傳補注云唐石經 焚其姑

日或酒應劭曰取馬革為鷓鷃其形今案云鷓鷃者取其多容謂如鷓之腹如鷓

之胡也陸機曰鷓鷃下胡如數升囊能容行小澤水滿其胡而弁之水盡乃食魚

秋作關溝

則正文午字衍

補音作古庸致他書或作浹庸世皆與否字聲相近此本誤耳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焚其姑

蘇惠云吳越春秋曰燒姑先晉惠云吳越春秋作前進王孫雒補音作雒玉烈案宋公序誤也盧學士鍾山札記曰吳越愈章春秋越絕書皆作駱以駱證之則雒字是矣詳見本書

出火竈惠云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官師補音作帥玉烈案此當為帥帥字解鄭司曲辰玉烈案此小字注文別本作鄭後司曲辰後字誤添之也

肥胡惠云左思賦作肥解旌鎧當依別本作旌鎧補音出旌解丁寧鉦也段云據補音當作丁寧今越錄惠云

越次春秋作請亂惠云吳越春秋作曰剏補音解墨暴氣也玉烈案韋解下文將毒云毒猶暴也故解逆也當依別本作

暴訊讓段云此訊以為過賓今之偽字解原也別本作原中侯壬補音登筮補音

唱謀補音在戎當依別本解屋水當依別本解昭謂之摘當依別本作昭謂謂之摘玉烈解海口段云

厚曰當作決口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引章皆正作決玉烈案據解洲也補音解冬十二月當依別本作十一月

葛補音解錢唐江補音出浙江玉烈案蓋宋公序本錢唐江作浙江也致尚書釋文夏本紀索隱引作錢唐陸德明小句無

解太湖段云王伯厚曰當作大茂補音作茂玉烈案內傳哀公暨別本作公令疾玉烈案此即疾字解以

廩補音解要功微利補音功要利

卷第二十一

入官別本作解隙也補音睦熟舊音作稷段云作稷非左傳云國無道而解盈縮補音

觥飲補音類篇引說文並作飲不及一餐亦誤也當依廣韻引作飲不及壹浪玉篇同剛柔以御當依別本作剛強而力疾也

龜補音渚舊音章作渚唐賈孔作渚玉烈

案疑宋公序誤易舊音之字

終

